

# 司馬昭之心

全官

加拿大沒有一位明文規定的正式「國父」。加拿大有的，只是一群非正式的「聯邦之父們 (Fathers of Confederation)」。因為不是正式，所以任人加加減減，始終沒有一個定數。唯一可以確定的，是 1864 年在夏綠蒂鎮 (Charlottetown) 參加開國會商的廿三位各省領袖，都是「國父們」。

假如加拿大真的要選擇一位國父的話，那麼，加拿大首任保守黨籍總理麥當諾 (Sir John A. Macdonald)，應該是當之無愧的「國父」。

就像歷史學家 Thomas H.B. Symons 指出：「麥當諾結合了英法二民族，溶合成一個共存的社會。」

或者像前保守黨參議員 Hugh Segal 所說：「沒有麥當諾，加拿大的邊界就會停留在安大略省與曼尼托巴省之間。」

加拿大的國境能向西延伸，直到太平洋，完全是因為麥當諾的努力。沒有麥當諾，也就不會有「A Mari Usque Ad Mare--從海洋（大西洋）到海洋（太平洋）」這個國家。

Hugh Segal 還□了這麼一句：「整個加拿大就是麥當諾的紀念碑！」

不像美國，有一個華盛頓州以及首都華盛頓市來紀念華盛頓。加拿大的麥當諾，在渥太華的 Macdonald-Cartier International Airport 國際機場，有一半是紀念他；另一半則是紀念早年法裔探險家 Cartier。當然還有 Macdonald-Cartier Freeway，就是大家比較熟悉的 401 公路，也是如此。

還有的，是我們現在流通的十元面額塑料鈔票(*polymer banknotes*)上的頭像。

去年總理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執政以來，在日理萬機之餘，要徵詢民意，選擇一位「女性表率」印到鈔票上去。

就像自由黨政府大多數的諮詢一樣，國人還沒有搞清楚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前，諮詢結果已經出來了。答案是一位叫做狄絲蒙 *Viola Desmond* 的非洲裔女性。

狄絲蒙是諾瓦斯科西亞省哈利法克斯的居民。1946年，她到諾省新格拉斯哥(*New Glasgow*)的一間叫 *Roseland* 的電影院去看電影。售票員告訴她，電影院規定，非洲裔不可以坐樓下，只可以買樓上陽台(*balcony*)的票。

她買了票後，堅持要坐在樓下，結果事情鬧到警察到場，把她拘捕，上了法庭。幾經周折，她被罰款\$20，外加法院費用\$6，共約現在的\$300。

奇怪的是，她被控的罪名是與「歧視」風馬牛不相及的「逃稅」。原來樓上樓下的票，有個差價，因此附加的稅，也相差了一分錢；她是因為少繳了這一分錢而獲罪。這倒是有點「欲加之罪」的味道！

根據當時在諾省發行的一份以黑人讀者為對象的報紙 *The Clarion* (號角) 報導，狄絲蒙並不是「唯一」一個對 *Roseland* 電影院的歧視規定提出抗議的人。而且事情發生後不久，狄絲蒙遷居去了美國紐約，在 1965 年逝於紐約。

狄絲蒙從來沒有參與任何「平權」組織或者活動。她的姊妹 Ms. Robson 近日也證實了這一點。她對記者說：狄絲蒙不願加入任何正式的抗議運動（Ms. Robson said her sister didn't want to join any formal protest movements.）。

這樣看來，狄絲蒙好像並不是那麼「偉大」！？

不過，「官大學問大」，聯邦財政部長莫奈（Bill Morneau）說狄絲蒙「偉大」，庶民們也只好跟著他叫「偉大」！而且狄絲蒙既是非洲裔，又是女性，莫奈要把十元面額的鈔票頭像從麥當諾換成狄絲蒙，沒有人，尤其包括保守黨籍的「政客」們，願意冒天下之大不韙，去質疑這個決定。

我們的塑料鈔票，一共有五種面額：

五元面額的，是紀念 Wilfrid Laurier（自由黨籍總理）。十元的目前是紀念我們開國總理麥當諾（保守黨籍總理）。廿元的是女皇伊麗莎白二世（Queen Elizabeth II）。五十元的是 Sir Wilfrid Laurier（自由黨籍總理）。一百元的是 Sir Robert Laird Borden（自由黨籍總理）。數一數，其中三位是自由黨籍，只有麥當諾是保守黨籍。把十元鈔票上的麥當諾換成狄絲蒙，那麼，鈔票上便清一色是自由黨總理，沒有保守黨人了！

這種做法，是不是會讓人想到「司馬昭之心」之類的成話？雖然自由黨的莫奈口口聲聲說將來會把麥當諾重新印回去；可是在沒有一個明確的計畫下，只能當作英語中常說的 lip service，或者是中國人掛在嘴邊的「耍耍嘴皮」這一類話，不能當真。

一個是開國的領袖，一個是為了原則，而情願被罰款的非洲裔女士。那一位對加拿大的貢獻比較大？假如是後者，我倒有個建議。

魁北克省蒙特利爾市(Montreal)有個杜魯多國際機場(Pierre Elliott Trudeau International Airport)。根據莫奈這些人的看法，老杜魯多也不見得比那位非洲裔女士出色。何不把這個機場改名作狄絲蒙國際機場(Viola Desmond International Airport)，讓那每年一千五百多萬旅客，在機場出出入入之際，有機會「緬懷」「景仰」狄絲蒙這位「女性表率」？

[www.thecca.ca](http://www.thecca.ca)